



旧村往事

凌筠 著

远方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旧村往事

凌筠 著

远方出版社

·绿风丛书·

旧村往事

凌筠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

赤峰沃德实业总公司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9.75 字数:240千

2000年12月第1版 200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册

ISBN7-80595-569-7/I·107 定价:18.00元



远远地，一声清亮的哨音，划破静寂的夜空。

紧接着，赶车人“驾、驾”的吆喝，车上人隐隐约约的交谈之声，一串女人银铃样的朗笑，胶皮车轱辘在路面急促的碾压声，沿着寒冷静默的空气，清晰逼人地传送过来。

赶车人口中衔着的烟头红亮的火星，一闪一灭的，像特意打出来的目标，镶缀在夜幕上。

这是从南面的陈家坨开出一辆大车，上面有好几位搭车人，他们出了村后，便头顶遥远黯淡的星辉，沿着一条山皮土铺就的大路，向着远方的县城，踽踽前行。他们的耳畔，不断掠过冬树黑黢黢的，交叉重叠的枝影。已经行驶六、七里地了，还未越出本公社地界。四野笼罩着一片深重的黑暗，是黎明前死气沉沉的黑暗。冻僵了的大地和散落其中的村庄，皆在重重暗影的压迫之下，瞑瞑地沉睡着。

大车即将驶近前方柳青坨村的土路与公路交叉之处时，他们看见那里也有一辆大车爬上了公路。在此之前，他们已注意到在那条横着的土路上爬行着的这辆大车的憧憧黑影。

陈家坨的大车上，坐着一位身量不高的姑娘，她伸直了腰身，眺望前方柳青坨的大车。她是陈家坨的民兵指导员，本公社内大名鼎鼎的女干部赵玉芝，绰号“小钢炮。”

“小钢炮”叫在她身上最适合不过。这不仅仅由于她是一位操枪使戈的火药味儿极浓的民兵干部，其说话声音也圆润、高亢，极富金属韵味，其长相更与此绰号极为相近；矮矮的个子，胖乎乎，圆墩墩的身材，圆圆的肩膀上几乎不见脖子，直接连着一张圆乎乎的脸。略微凹陷的眼窝里，镶着一对又大又圆的，机警灵活的双眼。

两根粗硬的短辫尾梢齐刷刷直抵肩部，像两把整齐的小扫帚，来来回回地拂扫着肩部。腰部又粗又短，勒着一条宽宽的军用皮带。这条皮带是她长年累月的装饰品，一来赶风潮显时髦，增添几分精壮干练，达到她一向钦羡的军人风度；二来也想使自己的腰身呈现一些曲线美。虽然效果恰恰适得其反。

她虽然是这副模样，却并不显得滑稽蠢笨，倒处处洋溢着一股英气和干练。因为她眉目清秀，腰身挺拔，动作敏捷，口齿伶俐，办事爽快，具有男子汉豪爽无羁的性格。刚才那串放肆的大笑声，便爆发在她的喉咙里。

当地有一句风趣的谚语：“矮老婆身高”，这句话又在她身上得到应验。她天生一副好嗓子，也特别喜欢唱歌，走路、干活儿时常听她哼哼唧唧唱个不停。她梦想当一名文艺兵，在样板戏中扮演个李铁梅、小常宝之类的角色，只因其它方面素质不行，才打消了此番妄想。

这么一位“不爱红装爱武装”的女子，非常符合当时的审美标准，本公社内不乏柔媚袅娜的女子，却都不如她时髦显眼，出尽风头。

“小钢炮”在车上仰头察看良久，也没看清前头那辆大车上的人，只得又缩坐回去，自言自语地念叨：“不知是柳青坨几队的车，也这么早出来！”

同车一位姑娘说道：“咱们快点儿赶，追上它看看！”

“小钢炮”朝赶车人既礼貌、又命令式地说道：“三叔，紧赶两下，追上柳青坨的车，看有我认识的人没有！”

赶车人不敢怠慢，立即扬鞭催车，老牛甩开四蹄，踩着干巴巴的路面，风风火火，一溜小跑，不大功夫，便撵上柳青坨的大车，与之并驾齐驱了。

黑蒙蒙中，赵玉芝和她的同伴睁大了眼睛，努力朝那边的大车窥望；那边的车把式也侧着头，在黑暗里疑惑地盯住突然追赶上来

的她们。然而，除了黑乎乎的轮廓，双方谁也看不清谁。没等赵玉芝开口，那人首先发问了：

“谁？”一副质疑的口气，“哪个庄的？”

“陈家坨的！你是柳青坨哪一位？”赵玉芝也问他，又偷偷捂住嘴笑；这不是战争年代两个哨兵在黑夜里相遇了吗？

“许东辉”那人很快道出了姓名。

“许东辉？许金宝？”赵玉芝惊异中透着欣喜。

“嗯”。那人情绪放松了，漫不经心地回答。

赵玉芝眼前的黑夜消失了，在一片奇幻、明亮的光圈里，站着一个青年男子。他，中等个儿，削瘦身躯，一张清俊白皙的脸，说话斯斯文文，待人温和和气，笑起来眼睛眯缝在一起，嘴角微微上翘，甜美得像个大闺女，这就是她三年前的同学，原名叫许金宝。

许宝金怎么变成了许东辉呢？……原来，“文革”兴起时，为赶潮流，表“忠”心，学校里争逐改名的学生不计其数，一夜之间全都改头换面。那些自认名字俗气的全改成了“向东”、“向党”、“卫东”、“卫彪”之类。但时间不长，又都因这些名字的泛滥成灾和直浅浮躁而恢复旧名。唯独“许东辉”因此名意象明快，寓意隽永，读叫顺口而保留下来。

“你们是谁？”许东辉朝这边探头探脑。

“老同学都不认识啦？我是赵玉芝呀！”赵玉芝爽朗地笑道。

“噢！赵玉芝！是你呀！”许东辉也惊喜地叫道，“你干啥去？”

“我去城里，你呢？”

“我也去城里！给大队买帐本！”

“买帐本咋让你去？许国柱呢？”

“许国柱不干了！我接替了他！”

“哟，你当大队会计啦！不简单哪！”

“有啥不简单的，凑合事儿呗！不像你，响当当的女民兵指导员，全公社、全县里都独一无二！巾帼英雄！每逢有人议论你，我

都赶紧表白‘那可是我的同学!’说完这话,我脸上都增添不少光彩!”

赵玉芝听了这话,脸上不由得泛起一片骄傲的神采。她咯咯一笑,故作谦虚道:“我算啥?咱们班同学可出息了不少呢!杨店子的马振钢在部队提干了,当上了舰长,我们庄的周树星当了‘赤脚医生’,听说,小李庄的李来顺被推荐上大学了!”

“马振钢提干了?不简单呀!我俩是同桌,关系不错呢!前几年还通过信,小伙子光吹牛!后来就断了!咱们那一届当兵的可不少,别人的消息你知道吗?”

两辆大车一前一后,两个人也一前一后高声地谈话,情绪蛮热烈。这时候,在遥远的东方,天地弥合之处,裂开了一道缝隙,一抹灰白的亮光,由那里泄露出来。天要破晓了,空气更加寒冽,四周的景物开始显现出灰蒙蒙的轮廓。几颗残星疏疏地悬挂在冰冷的天幕上。

那抹光亮渐渐地扩大了,幻化成一片灿灿的霞晖,金黄暗红,映照着拂晓的大地。东部的田野明亮活跃,透露着生机;西部的田野仍灰暗冷清,死气沉沉。昼与夜的转换虽微妙而沉缓,但仿佛一个新世界要摧毁一个旧世界那样,姗姗而来的白昼在开蒙阶段,便充满了势不可挡的力量,和绝对的征服力。

举目四眺,可以看出这一带的景致与别处有所不同,透出一股荒蛮之气。大片贫瘠的沙质土地,散布在公路两侧,其可挖掘出横一道竖一道的排水沟;沟畔绵延生长着挡风固沙的矮树丛,偶尔冒出一棵细细的旱柳树。等天再亮些,便可望见远处一溜高出地面的“沙坨子。”

荒凉的景色与这里人迹稀少有关,两辆大车行驶了好长时间,方在前方隐约显出一处村庄。五百年前的明朝时期,周围居民的祖先们迁徙到此地,大多绕开这一片瘠薄的沙土地,到较远一点儿的褐土地上安家落户了。

赵玉芝车上的人嘟囔一句，“到安心庄了！”在前方一片坡地的后面，露出了齐刷刷的平房屋顶。路上的人不必进村，只须远远察看，便知这是一个穷村。家家户户的房屋都那么简陋陈旧，而且多被秫秸“寨子”围着，很少见石头砌的正规院墙。这正好衬托了地里的荒漠景象。

车上议论起安心庄一位游手好闲的农民的趣事。赵玉芝没心思听这些，眼神若有所思地盯住前面车上男人的背影，他们已好半天不说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许东辉忽然回头朝她一笑，笑容依然那样甜美、亲切、和蔼。

借助微亮的晨曦，她已看清楚他整个人；他上身是一件洗净的旧军装，下身是一条较新的藏蓝裤子，头上不像真正的“车豁子”那样，在棉帽外再罩上一块毛蓝布，像个女人，而是只戴一顶薄军帽，似乎不怕冷，脖颈上围一条格围巾。在这寒冷的冬季，仍有些人为了追求美宁愿穿得薄，冻得瑟瑟也甘心，许东辉正是这样一种人。回乡三年了，日晒雨淋，奔波劳作，也该像个地道的农民了，而在他身上，仍有一种学生或干部似的派头。

“喂，许东辉！”她在后面又叫他一声，热烈地说：“咱们毕业以后，是第二次见面吧？第一次是我随公社干部到你们村联察，你站在路边看热闹，是吧？”

许东辉甩一下鞭子，回过头，打趣地说：“那时候，我都不敢和你说话呀！你是堂堂的民兵干部，我呢，只是个平民百姓！”

“别老整我呀，我都快受不了啦！”赵玉芝笑着说。

“接理说，咱们是一个公社的，离着不算远，见面的机会还真不多！像你们村的周树星毕业后我从未见过他！”

“这回就都能见着了！当了大队会计，还不常往公社跑？”

“听说，周树星结婚了！有孩子了吧？”

“早有了！他媳妇第二个孩子都快生了！”

东辉发出一声感叹。

“你呢？结婚了没有？”

“我没有！”东辉迅速而又低声地回答。

朦胧中，赵玉芝眼眸中放射出一道喜悦的光芒，心头也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。同时，她又隐隐约约地怀疑，像他这么个漂亮小伙子，文化水平高，是个独生子，家里的房子又多又宽敞，不可能没有对象，或者是未婚妻。

同车女友悄悄捅她一把，“你知道他的事儿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快告诉我！”赵玉芝低低地，急切地问。

“他和他们村的周春梅搞过对象！”

“周春梅？”赵玉芝不由得惊叫一声，女友急忙伸手堵她的嘴。赵玉芝自觉失态，脸上微微发红，两人都担心地瞅瞅前方，唯恐被许东辉听见。幸喜许东辉没有理会她们，仍悠悠然地赶着车，一声轻微的吆喝之后，还稍稍远离了她们。

两个人放下心来，低下头，凑在一起，窃窃私语。赵玉芝带着极大的好奇心，急不可待地问女友：“周春梅不是他们村的妇联主任吗？外号‘大洋马’，平时穿得挺讲究，挺洋气的，她不是上东北了吗？”

“对呀！周春梅都在他家里吃过好几回饭了，最后还把他甩啦！连句招呼都不和他打，就跑东北去啦！”

赵玉芝用手捂住嘴，嗤嗤地笑。女友一句“把他甩啦”的话，真令她开心惬意。

“后来呢？他又搞了没有？”

“搞啦！也是他们村的！这样的人还能闲着？去了穿红的，就来挂绿的！”

“是吗？”赵玉芝心头又铅块样沉重，“她是谁？”

“叫黄秋芳，三队的！”

赵玉芝摇摇头，“不认识！没上过初中吧？”

“连小学都没念过！许东辉可能不大愿意，到现在连婚都没订

呢!”

灰亮的光线中，赵玉芝瞳仁内又闪跳出一片希冀的光辉，与东方那抹曙色交相辉映。她的心又踏实、沉静下来，那团朦胧不清的愿望又遥遥地向她招手。“这些事都准确吗？你听谁说的？”她不大放心地问女友。

“我二姐是许东辉的叔伯嫂子，还能说差了吗？说真的，还差点儿把我介绍给他呢！”女友不无得意地说道。

赵玉芝明悟地点点头。

公路一侧，又匍伏出现一座村庄，这是他们在本公社境外遇见的第二个村庄，称“小心庄”，与甩在后面的“安心庄”遥遥相对。原来，这一带在旧社会因荒僻贫穷，民不聊生，常有挺而走险者，在夜间化成盗匪在路上出没。他们劫货杀人，危害百姓，夜行人走到这里，须提高警惕，多加防备，故称这里“小心庄”。到了安心庄往南去，人烟稠密，村庄毗邻，算进入了安全地界，尽可以放心来。

这时，天色愈趋明亮，一轮火红的朝阳在远远的地平线上呼之欲出。金色的霞光燃亮了半壁天空。遥望北方，清澈的天空下横卧着一道灰蒙蒙的山脉。山脚下聚集着无数发光珍珠似的亮点，那是县城一夜未泯的灯火。

两辆大车终于快到达目的地了，行驶在距县城二里之遥的一座公路桥上。东边的太阳已升得老高。黑夜消散殆尽。县城密集的房屋历历在目。城南的小化肥厂，小糖厂，城西的小化肥厂迤迤排开，高高的大烟囱里喷吐出晕染着霞晖的滚滚浓烟。从桥上驶过的机动车、兽力车一辆接踵一辆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嘈杂喧嚣的音响。这里是城南诸条公路的汇合之处，因而比他们来时的那条公路显得繁忙和混乱。

进城后，见街道上还冷冷清清，商店的门都紧闭着。高高的路灯仍大放光明。有一两个上早班的职工骑着自行车匆匆而过。

两辆大车驶到南关的五金公司门前时，赵玉芝的车要朝东拐，

准备找个饭店吃饭。许东辉却赶着车朝西掉头。赵玉芝忙问：“你到哪里去？”

“上我姑家！”

“啥时候回去？”

“没准儿！咋也得过晌吧！”

许东辉的车越走越远，他们的距离也越来越大。赵玉芝扭着身子，回望着他，目光依依不舍，像是丢失了什么宝贝。随着东辉背景的逐步缩小，她的瞳孔渐渐地凝聚，陷进一片沉想中。

许东辉将大车赶进了“爱民胡同”。

这里是城中心，胡同很窄，打扫的却很整洁。有人从打开的院门里出来倒垃圾。东辉把车赶到一个小黑门前，卸下牲口，栓在门前碗口粗的杨树上，摆好草料筐，就走进小黑门里。他准备在姑姑家呆上半天，出去买买帐页，下午到城东姚各庄拜访一个朋友，傍晚时分再回去，这样，他就能领一天的补助了。

午饭以后，他套上了车，朝城东驶去，还未驶出东关，忽听大街上有人叫他。他朝四下里张望，终于发现在不远的街对面，站立着精神抖擞的赵玉芝。她挂着一脸盈盈笑意，朝他频频招手。一辆大挂车从他们之间呼呼地驶过。赵玉芝踩着呛人的烟尘，急匆匆穿越街心，朝他奔来。

“你，还没有回去？”东辉惊讶地问道。

“没有！我正找你呢！我想搭你的车走！我们那辆车货装得太满，得爬上去，坐在顶尖上！”

“搭我的车？”东辉扭头扫一眼空荡荡的车厢，很抱歉地说：“恐怕不中！我回去还早呢！得贪黑！”

“是吗？你现在干啥去？”

“去城东姚各庄！”

“去那儿干啥？”

“看一个朋友！修河时认识的！春节后一直没去，趁着现在还没出正月，看看他呀！”

赵玉芝满眶失望的神情；她多么想搭许东辉的车回家？……她稍显懊恼地沉吟片刻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那就算啦！你有事儿，我还搭啥车？”

东辉再次抱歉道：“你再找找别的车！今天是大集，咱公社不能就出来咱们两辆！”

“好吧！我再看看！实在没有，我还搭原来的车！难受点儿就难受点儿吧！”

东辉不再言语了，微笑地望着她，等待她的道别。赵玉芝却没有走开之意，脸色莫名其妙地一红，大眼睛里闪出一丝神秘的笑意，一只手伸进裤兜里，翻找着什么。终于，她掏出一个嫩绿色的塑料皮笔记本来，——这是她刚刚从文具店买来的。

手托笔记本，她神态更加忸怩，目光羞羞怯怯，躲躲闪闪，一改往常泼辣大方的风度。她把笔记本递到东辉手中，脸壳红红的，压低了嗓音，轻柔地说：“把这个送给你，咱们是老同学了！”

说到了这里，她猛然一转身，带着满脸羞涩的笑意，逃跑似的离开了他，溜远了。

东辉手捧笔记本，心里很奇怪。他翻动笔记本，只见前面的扉页上，有几行笔力遒劲、工工整整的字迹：

赠东辉：

同窗三载，友谊永存，愿以后多加联系，互相帮助，共同前进！

学友：赵玉芝

东辉合上了笔记本，抬起头，微皱眉头，凝神思索起来。过午的阳光照射着他的脸部，使他不得不眯缝起眼睛。周围是乱哄哄的人声和车响。

她这是啥意思？……毕业好几年了，她咋又玩起了学校里流行的把戏？……无缘无故的，送哪门儿的笔记本？……什么友谊永存，互相帮助，都是些学生腔！……她又心血来潮了吧？……这个人有时很怪，也很愣，简直令人摸不到头脑，在学校时，她就突然袭击过我一次，弄得我很窘，很不好意思！

东辉脸上浮起一层微笑，回想着那桩旧事……

那是春季里的一天。在上午的一节体育课上，老师让他们作一个游戏，两个人共用一个篮球，边拍边互相投递，由操场这一头跑到那一头。老师让两个同学作示范，首先叫出了赵玉芝，再让她自选伙伴。赵玉芝抱着篮球，睁着一对大眼睛，在男男女女的同学中搜寻了老半天，最后从两排学生中叫出了他。

他扭甩着两只胳膊走了出来，心头极不情愿。因为他不擅长体育活动，又有些腼腆，不愿意在全班同学面前露怯。其结果，他果然玩得一塌糊涂，令在场的同学老师哂笑不已，他自己也狼狈不堪，窘迫万状。事后，赵玉芝仅用温和的目光盯他一眼，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责任，也不道一声歉，就坦坦然然地回到了队伍中。

学生时期的生活，多么幸福、宝贵！回首往事，桩桩件件都洋溢着温馨与乐趣，即使是最痛苦的也那么耐人寻味！

今天，她突兀地又送自己这个东西，一个绿皮子笔记本，倘若毕业前夕，还很容易理解，现在嘛，就显得生搬硬套，不合时宜……她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表示对学生时代的留恋呢？还是别有用意！……他头脑里忽然警觉起来，像发现了重要线索那样，他又打开那个笔记本，细细品味里面的赠言：“……友谊永存，友谊……友谊；多加联系……联系；互相帮助……帮助，帮助；共同，前进。共同，共同，共同……”难道这些友谊、联系、帮助、共同之类字眼儿，是属于另外一种暗示？超越了同学间的情谊！

他又想到赵玉芝刚才送笔记本时的那种娇羞之态，这对她来说实属罕见，送一个笔记本，害羞什么？……只有在恋人面前才如

此神态呀！

“不！不是那个意思！”东辉在心底里反驳自己，“赵玉芝是一个大方豪爽，喜欢交往的女性，这只是她广泛联系的一种手段！是对自己的重视和信任，我决不能把这正常的交往误解成别的，也不希望她心存别的念头！”

自己对自己说完了这些话，他就急急忙忙合上笔记本，塞入口袋里。脑子里极力抹除刚才那些杂念。就像一出演错了的戏剧，被明眼人急忙拉上帷幕，遮掩起来，尽管他也知道自己是在欺骗自己。

二

夕阳的斜晖淡淡地投射着冬日的村庄，柳青坨庄沉浸在黄昏的静穆中。

那些千篇一律的陈年旧房，稀疏裸露的枯枝秃木，墙头瓦缝间衰冷的败草，都静静地披拂着桔红的霞光，留守着一天中最后的时刻。

天空转灰转暗，但澄净如水，无风无云，和谐安定，一派祥瑞气氛。空气却寒冷如割，料峭逼人，使人簌簌发抖。

一条高低不平的大街，由村东直通村西。一个人只要站在村中央，便可纵览东西两个村口的事。

社员们踩着苍茫的暮色，从村外陆续收工回来，当最后一辆大车钻进简陋的车棚，最后一名社员消失在自家的院门，整条大街就越显沉寂起来。冬季多风，家家户户门前的柴屑碎叶被刮得无影无踪，冻硬的路面白光光、空荡荡的。麻雀是这寒冷世界最活跃的生灵，它们一群群地在地面觅食，稍有动静，便“忽”地一下全部飞走，或栖落在附近的寒木秃枝上，或飞上高高的天空，钻进暗紫的晚霞中。

能打破这黄昏的静谧的，还有那些不怕冻的孩子们，他们三五成群，麻雀般活跃在柴垛旁墙根下胡同里，趁着尚未隐去的暮色，尽情地嬉闹玩耍。他们热火朝天的喊叫，为寒冷静寂的村庄增添了不少活力。

这时候，有一位身材纤瘦的年轻女人，由村街偏东一条小胡同里拐出来，顺着路边，匆匆向西行走。她那纤弱的身影在愈趋深暗的光线中显得飘飘忽忽，晃晃悠悠。

她走过二队的豆腐坊前时，碰见一位身穿黑土布棉袄的大个儿青年男人，挑一副水桶从作坊出来。望着匆匆走过的她，大个儿青年大声叫道：“秋芳，你过来！”

秋芳连脚步都不停，眼睛斜睨着大个儿青年，敷衍地回答：“我没空儿！我得去桂玲家借东西！”

“我给你留了点儿豆浆，进来喝呀！”那男人走近些，小声说道。

“我不去！我不爱喝那玩意儿！”秋芳连连往一边躲避，回答说。

旁边的一道篱笆下，有几个 搨纸牌的小孩儿，看见他俩在一起，起哄般地叫喊，“哟！哟！圈柱媳妇找圈柱！圈柱正想他媳妇！”有两个胆大些的，甚至跑到秋芳前，笑嘻嘻地喊：“圈柱媳妇！圈柱媳妇！”

秋芳气得进出了眼泪，挥着拳头，要打那些小孩儿。小孩儿们如同受惊了的麻雀，哄的一些四散逃开。圈柱挑着副空桶站立一边，脸上露着茫然的苦笑。

秋芳急忙逃离了那里，循着暗沉沉的暮色，快步向前走，她回想着刚才圈柱那情意绵绵的神态，那装满千言万语的眼神，以及她走之后必定要留给他的悲伤和绝望，不禁深感负疚和烦恼。他堂姐还未把实话传递给他？……他老这么情意缠绵，难割难舍的，叫柔肠似水的她，怎么受得了哇！……

秋芳妈和圈柱妈原是多年的好朋友，老姐妹。秋芳从小就被

圈柱妈认作干闺女。圈柱无兄弟姐妹，是个独生子。随着圈柱家积攒下一大笔钱，准备弃老屋另盖一处新房起，秋芳妈又应允将来把秋芳给圈柱作媳妇。两个人当时年龄都不算大，却已明白事理，听着大人们真真假假的话语，暗暗为父母们的决定欢喜，相处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拘无束，随随便便，有些羞涩、拘谨起来，俨然一对既幸福又难为情的未婚夫妻。

福祸难料，风云不测。圈柱快成人的时候，圈柱妈得了重病，折腾了一年半，把那笔建房费用完花尽，人也没好，辞世而去。不到两年，圈柱爹也忽然得急病而死，圈柱一下成了个一贫如洗的孤儿。以后的几年间，两家的关系便逐渐疏远，两人的婚事也不再有人提起。最近的日子里，圈柱听人说秋芳说给了东辉时，曾托他堂姐去秋芳家交涉理论，秋芳妈则矢口否认，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儿。

秋芳起初也不愿意和圈柱断离。但她生性懦弱，处处依附母亲，不敢自作主张。同时，她也深信找婆家必看家境状况，不然一辈子受穷的老理。周围一些活生生的例子也给她不少启迪。这种感情上的割离也并非毫无痛苦，她和圈柱毕竟青梅竹马，圈柱为人也真挚善良，从小就很关心体贴她，不像现在的东辉，老给她一个冷冰冰高不可攀的面孔。她努力忘却过去的一切，想法儿躲避圈柱，但圈柱老来骚扰她，搅乱她渐渐安定下来的心境。一见到他眼巴巴企盼着的可怜面孔，她就心绪缭乱，烦恼百生。有机会，还是请他堂姐规劝一下，不能让他老这么痴心。

她来到了村中心偏西点儿的地方，停留在一户农院门前。这家的院墙高大，房屋整齐，是一户很像样的人家。她踏上门前的台阶，走进院子。脚步声在院内一响起，就听见正房的堂屋里有个小闺女在喊：“妈！有人来了！”

秋芳不由得停下脚，站立在院心。那个小闺女又喊：“妈！是秋芳姐！”屋内旋即传出另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是秋芳啊，！快进来吧！”

秋芳走进堂屋，拐进西屋，见东辉妈站立在炕上，两只手系着扣子，笑嘻嘻对她说道：“我正换衬衣呢！让小娟给我看着人，这丫头也没看好就嚷嚷！你来了我怕啥呀！”

东辉妈四十五、六岁，虽是地道的农家妇女，穿戴作派却很讲究，据说连清早耙灶灰，都要带上白手套。这也许与她从小生活在关外父亲的商号里，至今兄弟姐妹仍多在关外有关联。她膝下也清静，只有一儿一女，儿子东辉，女儿小娟，都让她调理得斯斯文文，整整齐齐。秋芳每到她家，浑身上下总有些不自在，走路站立都多加注意，举止说话都谨慎、小心。

“婶子，东辉回来了？”秋芳在炕沿坐定问道。

“还没有呢！”东辉妈露出些焦急，用笤帚扫一下炕，让她往炕里坐。

秋芳也显出一丝焦急道：“还没回来？都这么晚了？”

“是呀，不过他出门贪黑回来是常事！早晨我听他说，要去城东看看朋友，准是在那儿耽搁了！”东辉妈反过来安慰秋芳道。

秋芳放心地点头，朝炕里挪挪身子。

两人闲扯了一会儿，东辉妈下了炕说：“你看看我给你们买的東西！”

她从北墙下一个枣红色的板柜里，取出一个蓝包裹，从里面抖出两块闪闪发光的软梢料子，摆放在炕上。这是两块粉红色的精美的线绉被面，带着隐隐约约的花纹，用手触摸，凉嗖嗖、滑溜溜的，如绸如缎。“这是东辉舅从沈阳中原公司买的，你看看这质量，有多好！”东辉妈用手摩挲着被面，得意洋洋地炫耀着，“全庄也找不出第二份这样的被面来！”

秋芳也用手抚摸那被料，脸上露出喜孜孜的神情。

“还有这褥面，是细条绒的，多细致！这枕套，是机器绣花，这毛线，颜色多好看！织件毛衣准漂亮！这件花袄你穿上试试，看哪儿不合适！”